

山西省晋城市对外文化交流项目课题资助
山西师范大学学术著作出版资助

解读

北方山水曲派之祖

荆浩

袁有根著

中国书画函授大学
山西分校

目 录

自 序	(1)
第一章 关于荆浩若干问题的考察、考证与探讨	(1)
第一节 关于荆浩故里的考察报告	(1)
一 古今关于荆浩故里的几种说法	(1)
二 关于荆浩故里的实地考察	(5)
(一) 赴山西沁水考察	(5)
(二) 赴长治采访张文君先生	(25)
(三) 赴河南济源考察	(26)
(四) 赴沁阳县查地方志	(44)
(五) 去焦作寻找气功大师	(50)
三 荆浩故里究竟是哪里?	(50)
(一) 荆浩故里绝非河南济源	(50)
(二) 荆浩故里是山西沁水实和庄	(55)
(三) 实和庄现存的荆浩故居究竟有多大的可信程度	(63)
第二节 关于荆浩隐居地洪谷的考察报告	(66)
一 关于荆浩隐居地洪谷的种种说法	(67)
(一) 关于荆浩隐居地洪谷之晋城说	(67)
(二) 关于荆浩隐居地洪谷之沁水说	(72)
(三) 关于荆浩隐居地洪谷之崆峒山说	(81)
(四) 关于荆浩隐居地洪谷之济源说	(81)
(五) 关于荆浩隐居地洪谷之岢岚说	(84)

(六) 关于荆浩隐居地洪谷之林州淇谷山说	(85)
(七) 关于平遥、介休之洪谷(淇谷)	(87)
二 关于荆浩隐居地洪谷的实地考察	(87)
(一) 去壶关县志办查县志	(87)
(二) 到林州考察	(88)
三 荆浩隐居地洪谷之我见	(100)
第三节 荆浩是否步入过仕途	(103)
一 关于荆浩曾经步入仕途的田同旭之说	(103)
二 关于荆浩曾经步入仕途的马鸿增之说	(105)
三 关于荆浩是否步入过仕途之我见	(108)
第四节 关于荆浩《笔法记》中的神钲山的考察报告	(108)
一 关于荆浩《笔法记》中的神钲山的种种说法	(108)
(一) 神钲山之沁水说	(108)
(二) 神钲山之林州说	(108)
(三) 神钲山之济源说	(109)
二 荆浩《笔法记》中的神钲山是河北武安县的鼓山	(110)
第五节 关于荆浩为开封双林院画观自在菩萨的考察与考证	(115)
一 关于荆浩尝于京师双林院画观自在菩萨的记载	(115)
二 “京师”究竟指何地?	(115)
三 荆浩究竟是何时为双林院画观自在菩萨的?	(116)
(一) 马鸿增先生关于荆浩为双林院画观自在菩萨壁画的 推测	(116)
(二) 荆浩为双林院画观自在菩萨壁画与裴休毫无关系	(117)
(三) 荆浩究竟是何时为双林院画观自在菩萨的?	(119)
四 关于双林院之考察	(122)
五 关于荆浩所画观自在菩萨像的形式问题	(122)
第六节 关于荆浩为邺都青莲寺大愚和尚画山水的考察和考证	(122)
一 关于荆浩为邺都青莲寺大愚和尚画山水的记载	(122)
二 五代时期的邺都究竟在何处?	(123)
三 关于青莲寺	(127)

四	大愚其人	(130)
五	荆浩为大愚画山水时间的推测	(132)
六	大愚与荆浩的两首唱和诗	(132)
第七节	关于荆浩第二隐居地的考察与探讨	(137)
一	为什么说荆浩有第二隐居地?	(137)
二	荆浩的第二隐居地可能在何处?	(138)
三	关于荆浩第二隐居地的考察	(139)
四	由荆浩作品中的南方题材所想到的	(144)
第二章	荆浩的身世与履历初探	(148)
第一节	荆浩的身世	(148)
一	关于荆浩身世的说法	(148)
二	由荆浩故里的考察来看荆浩的身世	(148)
第二节	关于荆浩生卒年代的推测	(149)
一	关于荆浩生卒年代的推测	(149)
(一)	关于荆浩生年的推测	(149)
(二)	关于荆浩卒年的推测	(150)
二	学术界有关荆浩生卒年代的各种推测	(150)
(一)	张文君先生的推测及其不妥之处	(150)
(二)	田同旭先生的推测及其不妥之处	(151)
(三)	马鸿增先生的推测及其不妥之处	(152)
第三节	荆浩履历初探	(155)
一	隐居洪谷之前的荆浩	(155)
(一)	荆浩出生	(155)
(二)	私塾读书	(156)
(三)	从小爱上绘画	(156)
(四)	青禅寺遭劫	(157)
(五)	母子相依为命	(158)
(六)	发愤读书,博通经史	(158)
(七)	娶妻成家	(158)

(八) 历山写生	(159)
(九) 王屋山拜谒司马承祯故居	(159)
(十) 济源五龙口及衡道峡谷写生	(160)
二 隐居洪谷时期的荆浩	(160)
(一) 隐居洪谷	(160)
(二) 金灯寺写生	(161)
(三) 神钲山上画《异松图》	(164)
(四) 太行大峡谷的写生与创作	(166)
(五) 为开封双林院画观自在菩萨像	(173)
(六) 为邺都青莲寺大愚和尚画山水	(173)
(七) 收弟子关仝	(174)
三 离开洪谷隐居他处的荆浩	(179)
(一) 离开洪谷,隐居他处	(179)
(二) 撰写《笔法记》	(180)
(三) 加工修改《笔法记》,更名为《山水诀》	(180)
(四) 创作《渔乐图》、《长江万里图》、《白苹洲五亭图》等南方题材 作品	(180)
(五) 晚年的创作生涯	(181)
(六) 与世长辞	(181)
第三章 荆浩的绘画成就	(186)
第一节 历代著录中的荆浩作品	(186)
一 历代著录中的荆浩作品	(186)
(一) 人物画部分	(186)
(二) 山水画部分	(187)
(三) 动物画部分	(201)
二 历代著录中的荆浩作品分析	(201)
第二节 荆浩的传世作品	(204)
一 《匡庐图》研究	(204)
(一) 《匡庐图》究竟是不是“匡庐图”?	(204)

(二) 《太行山居图》(《匡庐图》)浅析	(215)
二 关于荆浩《雪山行旅图》的探讨	(217)
(一) 关于荆浩雪景山水的画题称谓	(217)
(二) 《雪山行旅图》作为荆浩作品的可靠程度究竟有多大?	(218)
(三) 荆浩《雪山行旅图》的不足及缘由	(232)
附录:[美]乔纳森·海伊《再评〈雪山行旅图〉》	(232)
三 关于荆浩《秋山瑞霭图》的探讨	(237)
(一) 关于荆浩的《秋山瑞霭图》	(237)
(二) 由《秋山瑞霭图》中的几方收藏印得出的推测	(238)
(三) 从画幅本身来看《秋山瑞霭图》	(246)
四 现藏美国弗利尔美术馆的《钟离访道图》究竟是不是荆浩 真迹?	(248)
五 传为荆浩的《渔乐图》初探	(253)
(一) 现存《渔乐图》与周密所说的《渔乐图》	(253)
(二) 《渔乐图》与《太行山居图》(《匡庐图》)	(255)
(三) 关于《渔乐图》是否荆浩作品的初步看法	(257)
六 关于《山水轴》	(258)
七 关于《九老图》	(258)
八 由探讨荆浩的传世作品所想到的	(258)
第三节 从吴镇临荆浩《渔父图》看荆浩的《渔乐图》	(264)
 第四章 荆浩的理论建树	(270)
第一节 荆浩《笔法记》研究	(270)
一 关于荆浩《笔法记》真伪之论争	(271)
(一) 《笔法记》真伪之论争	(271)
(二) 驳疑古派关于《笔法记》系伪作的种种论调	(273)
(三) 韦宾眼中的鄙语根本不是鄙语	(283)
(四) 所谓“雅俗混淆”实是传抄翻刻之误	(291)
(五) 《笔法记》绝非伪作	(292)
二 从韩拙《山水纯全集》的引文看《笔法记》的演变	(296)

(一) 《山水纯全集》引文与今本《笔法记》原文为何相距 甚远?	(296)
(二) 韩拙引文与今本《笔法记》优劣比较与考辨	(300)
(三) 韩拙《山水纯全集》引荆浩语订文	(314)
三 《笔法记》考释解析	(316)
四 关于《笔法记》内容的探讨	(355)
(一) 荆浩的“六要”论	(355)
(二) 荆浩的“图真”说	(375)
(三) “可忘笔墨,而有真景”	(392)
第二节 关于荆浩《山水节要》的探讨	(394)
一 《山水节要》究竟是不是荆浩所作?	(394)
(一) 从《山水节要》的题目说起	(394)
(二) 《山水节要》应是荆浩所作	(395)
(三) 《山水节要》在《山水诀》中的位置	(396)
二 《山水节要》释析	(398)
第三节 《山水赋》研究	(402)
一 关于《山水赋》、《山水论》、《山水诀》、《画学秘诀》之间的相互 关系及称谓变换	(402)
二 所谓《山水赋》确非荆浩著作	(403)
三 《山水赋》等应是王维著作	(404)
(一) 关于《山水赋》等是伪作的种种说法	(404)
(二) 说《山水赋》等是伪作的种种理由皆为虚妄之说	(405)
(三) 《山水赋》等应是王维著作	(413)
第四节 《画说》决非荆浩所作	(417)
 第五章 荆浩的美学思想与艺术特色	(418)
第一节 荆浩美学思想的基本精神	(418)
一 崇尚真,追求身临其境的艺术境界	(418)
二 崇尚自然美,反对矫揉造作	(419)
三 追求气势磅礴博大雄浑的艺术境界	(419)

四 主张搜妙创真,进行艺术概括	(420)
第二节 荆浩绘画的艺术特色	(420)
一 取景特征	(420)
二 构图特征	(421)
(一) 主从关系的处理	(421)
(二) 曲线和折线的运用	(421)
(三) 呼应与均衡	(421)
(四) 疏密关系	(422)
(五) 穿插与藏露	(422)
(六) 荆浩作品中的黄金比	(422)
三 造型特征	(423)
(一) 荆浩笔下的山石形象	(423)
(二) 荆浩笔下的水	(425)
(三) 荆浩笔下的林木	(425)
(四) 荆浩笔下的云烟雾霭	(426)
(五) 荆浩笔下的景物点缀	(426)
(六) 荆浩笔下的点景人物	(426)
四 笔墨技巧特征	(427)
 第六章 荆浩在中国美术史上的作用和地位	(429)
第一节 荆浩在中国美术史上的作用	(429)
一 在继承前人传统的基础上使中国山水画走向成熟	(429)
二 荆浩对后世的影响	(431)
第二节 荆浩在中国美术史上的地位	(435)
一 荆浩在中国美术史上的地位	(435)
二 关于荆关李范艺术成就高低之我见	(436)
 第七章 荆浩的成功之路	(440)
第一节 爱好是最好的老师	(440)
第二节 研究探讨古人技法	(441)

第三节	以真山真水为师,搜妙创真	(444)
第四节	博通经史	(445)
第五节	不图金钱效益,以山水自娱的心态	(446)
第六节	圣贤之职的责任感	(447)
后 记		(449)

第一章 关于荆浩若干问题的考察、考证与探讨

第一节 关于荆浩故里的考察报告

荆浩在中国美术史上被称作伟大的划时代的山水画家,被称作北方山水画派之祖。他不仅在山水画创作实践方面,而且在山水画理论探索方面,都做出了伟大的贡献。然而这位画家的故里究竟是哪里?他所隐居的“洪谷”究竟在什么地方?《笔法记》中所说的神钲山究竟在何处?他所流传下来的《匡庐图》是不是画的江西庐山?被传为荆浩的《雪山行旅图》、《秋山瑞霭图》、《钟离访道图》、《渔乐图》、《山水轴》究竟是不是荆浩作品?这些问题一直是中国美术史研究中的谜团。本节先就荆浩的籍贯作一些探讨。

一 古今关于荆浩故里的几种说法

关于荆浩故里有种种说法:

宋·刘道醇在《五代名画补遗》中说:“荆浩,字浩然,河南沁水人。”^①

宋·郭若虚在《图画见闻志》中说:“荆浩,河内人。”^②

《宣和画谱》亦作河内人。^③

现代美术史家有的认为刘道醇所说的“河南沁水”是指现在的河南济源;有的则认为是现在的山西沁水;有的则说荆浩是河南沁阳人。

《沁水县志》、《济源县志》、《怀庆府志》、《泽州府志》、《山西通志》中都记

① 于安澜编《画品丛书》第100页,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82年版。

② 于安澜编《画史丛书·图画见闻志》第19页,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62年版。

③ 于安澜编《画史丛书·宣和画谱》第106页,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62年版。

载了荆浩。

刘道醇距荆浩最近,他的《五代名画补遗》成书于北宋嘉祐四年十二月(1060年初)^①,距荆浩也就是一百四十年左右。荆浩的弟子关仝肯定知道他的老师是什么地方人。关仝比荆浩要小得多,他的晚年应该在五代末,距离刘道醇著《五代名画补遗》也就是九十多年。如果刘道醇是四十岁左右写《五代名画补遗》,关仝的晚年距离二十几岁的刘道醇也就是七十多年。关仝的弟子郭忠恕^②已是北宋画家,曾在开封当过官^③,距离刘道醇更近,他应该知道他的师爷是何处人。虽然刘道醇在写《圣朝名画评》时,郭忠恕已经去世,但他不见得没有和他人谈论过他的师爷荆浩,这就间接为刘道醇提供了真实资料。刘道醇是开封人^④。他应该听到过荆浩是哪个县的真实传说。所以,他记的荆浩的里籍应该最真实可靠。然而,唐末五代时期的沁水既不属河南道,也不属河南郡河南府,怎么能说荆浩是河南沁水呢?如果说他所说的荆浩是沁水人是对的话,那么从唐末五代时期的沁水所属的行政区划这一点来说,他所说的“河南”就有问题了。唐末五代时期的沁水不属“河南”,而属“河东”。刘道醇为什么说荆浩是河南沁水呢?只能有一种解释,那就是:“河南”当是“河东”之误。从荆浩那个时期沁水县的所属来说,只能有这种解释,不能有他种解释。

同样的道理,把刘道醇所说的“河南沁水”说成是“今河南济源”,也是错误的。因为唐末五代时期的沁水根本不在济源。

马鸿增先生则从另一个角度来解释这一问题。他说:“至于沁水县,古代有二:一为汉代所置,故城在今河南济源县东北,沁河之南,沁台之西,今呼王寨,汉属河内郡,至北齐废弃。另一沁水县位于山西境内,为隋代所置,故城在今沁水县治西,今名故城镇,属河东郡。”“如果我们以同时符合‘河南沁水’与‘河内’两个条件衡量,荆浩故里应为济源。宋代典籍不用宋代地名,而以

① 《画品丛书》第93页。

② 关仝的弟子郭忠恕——《宣和画谱·关仝传》说:“当时郭忠恕……亦师事仝授学,故笔法不堕近习。”见《画史丛书·宣和画谱》第107页。《图绘宝鉴·郭忠恕传》有“始亦尝师关仝”句。见《画史丛书·图绘宝鉴》第47页。

③ 郭忠恕曾在开封当过官——《图画见闻志·郭忠恕传》记:“太宗素知其名,召赴阙下,授以国子监主簿。”见《画史丛书·图画见闻志》第36页。《图绘宝鉴》亦记“太宗素知其名,召为国子监主簿。”见《画史丛书·图绘宝鉴》第47页。

④ 刘道醇是开封人——《五代名画补遗》署名“大梁刘道醇纂”。大梁即今之河南开封。

前朝郡县代称,这种方法是古人乃至今人常用的。”^①

如果马鸿增先生的这一说法成立的话,那么,刘道醇的说法就没错了。因为,虽然荆浩所生活时代的沁水既不属河南道,又不属河南府河南郡,而济源县从其沿革来看在唐代从唐高宗显庆二年(657)到唐德宗建中元年(780)确实曾经隶属河南道的洛州管辖,而济源的一片地区从汉到北齐就曾设过沁水县。

马鸿增先生这一说法是否正确呢?这需要对具体情况作具体分析。

一般来说,人们在命名一条街道,或给一个商店,给一个公共场所取名时,喜欢用前朝郡县名。如我的老家高平市,在战国时期叫长平,后来又叫泺氏。高平就把一条街命名为“泺氏街”,把一个商场叫成“泺氏商场”,把电影院叫成“长平影院”。临汾古时候叫“平阳”,便将广场称作“平阳广场”,把一条街称作平阳街,把一个宾馆叫成“平阳宾馆”。然而史学家们在写史时,在为某人立传时,只能用这个人所处时代的地名来写他的里籍,怎么能用前朝郡县名称来代替呢?我们在填政审表或履历表时,其中籍贯一项也是只能填写我们所在县市的今称,决不能填写所在县市的古称。倒是今人在谈古人时,常常用现在的地名来代替古时的地名。如我们说“荆浩是河南济源人”、“荆浩是山西沁水人”,这“河南”并非古时的河南,而是现时的河南。这“山西”也并非当时的行政区划名,而是现在的行政区划名。从这一角度讲,关于荆浩里籍的记载和解释,刘道醇、马鸿增及有些美术史家、美术史论家的说法就难以成立了。

马鸿增先生认定济源是荆浩故里的主要理由是什么呢?

马鸿增先生在《荆浩故里及生平新考》中说:“济源县(现改市)文管会卫平复先生于1979年在县东北十五里处的谷堆头村进行文物普查,听一傅姓老人讲述,谷堆头村东南原有荆浩墓,用大青砖砌就,上有绳纹。按当地方言,‘谷堆头’即‘大坟堆’之意。老人还谈到荆浩曾在太行山五龙口(当地名)石壁写有‘曲栈连云’四个大字,现已被开山崩石毁去。”^②

原来所谓“荆浩故里位于今(济源)县城东北十五里处的谷堆头村”是因

^① 马鸿增《北方山水画派》第17页,吉林美术出版社2003年版。

^② 中国艺术研究院美术研究所1993年第4期《美术史论》第36页。

为一位姓傅的老人谈到谷堆头村东南有一座荆浩墓。既然荆浩的墓在谷堆头村东南处,那么,荆浩故里就应该在谷堆头村了。这似乎是顺理成章的答案。

然而这座荆浩墓究竟是真的还是假的?其中存在着很多疑点。

其一,卫平复先生仅仅听一个姓傅的老人那么讲述了一下,就断定是荆浩墓,未免有孤证之嫌。作为普查文物的卫平复先生应该随即召集与这位姓傅的老人年龄相当的老人深入了解这座所谓荆浩墓,验证这位姓傅的老人提供的情况是否可靠,应该到现场去看一看,掌握第一手资料。

其二,这姓傅的老人又是谁呢?为什么不说他的真实名字?这使我想到我去四川资阳考察吴道子问题时,一位先生所说的“一老翁说资阳凤台山明代东岳庙有吴道子遗墨”。这老翁是谁?问他多次,他始终不说老翁姓名。再三追问,才说所谓遗墨是块石刻。石刻根本不能证明吴道子曾经到过资阳。卫平复先生所谓的“傅姓老人”与这位先生的“有一老翁”何等相似。

其三,“荆浩墓用大青砖砌就,上有绳纹。”我们讲中国美术史,讲到新石器时代的陶器上面有绳纹。用绳纹,这是原始社会美术的内容,而且是用在陶器上的,没有听说砖上也用绳纹。五代时期的大青砖上面有绳纹,就更不可思议了。

其四,“按当地方言,‘谷堆头’即‘大坟堆’之意。”“谷堆头”这个村名究竟是什么时候取的?不会是荆浩去世归葬故里时才取的吧?当时村里的人能因荆浩的墓堆大,而把村名改成“大坟堆”,而后转化为“谷堆头”吗?如果是荆浩死了几百年之后才取的,荆浩的墓堆不见得还会那么大。荆浩是一个隐士,他不见得会让后人给他修一个很大很大的坟堆。况且,用“大坟堆”作村名,岂不是太不吉利了吗?

其五,县志中记载着荆浩,说明编写县志的人对荆浩是关注的,也很希望荆浩就是济源人。若谷堆头村东南在历史上真有一座荆浩墓,那么在济源的古县志里应该有所记载。没有这一记载,说明济源谷堆头村根本就没有什么荆浩墓。

根据以上几点疑点,所谓的荆浩墓,极有可能是子虚乌有的事。

说荆浩故里在济源,另一重要证据是所谓荆浩曾在五龙口石壁上题了“曲栈连云”四个大字。只要这一条是真实的,即便济源不是荆浩故里,也是

荆浩的隐居地,起码也说明荆浩到过济源。

那么,五龙口是否真有“曲栈连云”四个大字呢?也不能仅凭姓傅的老人一人之言,而应该多问一些人。五龙口那里修路,是什么时候的事?修路之前年龄有十五六岁的人应该有些印象。现在还找得到找不到这样大年龄的人?需要问个究竟。

即便真有这么四个大字,是否真是荆浩所题呢?说这四个字是荆浩所写有什么证据?上面有没有荆浩的题款?也不能仅凭一个人那么说,就断定为荆浩所写。

倘若荆浩真的在五龙口题写了“曲栈连云”四个大字,那么在济源的古县志里也应该有所记载。因为荆浩是著名的大画家。他写的字自然应该作为古迹写进县志。没有这一记载,便说明这所谓的“曲栈连云”四字是荆浩题写,也是后人编造出来的。

所以,说荆浩的故里是河南济源,并不可靠。

那么,荆浩的故里究竟是哪个“沁水”呢?看来,仅仅依靠纸上谈兵是不行的,必须去作深入的实地考察。

二 关于荆浩故里的实地考察

为了搞清荆浩的故里,我于2005年10月25日至27日、2006年6月2日至4日、2006年9月15日至16日三次赴山西沁水考察。2005年10月28日至11月1日、2006年6月19日至21日两次到河南济源考察。2006年6月21日下午又赴河南沁阳查阅地方志。下面谈一下关于荆浩故里的实地考察。

(一) 赴山西沁水考察

1、第一次赴沁水南阳考察(2005年10月25日—27日)

2005年10月25日,我们一行八人——我和我的研究生尹临洪、赵建忠、李艳婷、李琳、李波、王波、孟金花于9时乘汽车离开临汾,中午12时左右到沁水。下午,我们兵分两路,一路由尹临洪、赵建忠带领去县志办查县志;一路是我和王波去找沁水县原博物馆馆长李继红。

见到李继红,我谈了来意,并问到田文高先生。他说:“田文高还活着,八

十二岁了,身体还很好。”听了这话,我喜出望外。因为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我曾经听田文高先生说过荆浩是沁水某个村的。希望问问他,是怎么知道荆浩是这个村的,有什么依据?李继红和田文高先生取得联系,我们便决定去田文高那里。王波随即给尹临洪发短信,我们带上摄像机、录音机和尹临洪、李艳婷去田文高家。

(1) 采访田文高先生

时间:2005年10月25日下午4时—5时。

地点:田文高先生家中。

参加人:田文高、李继红、袁有根、尹临洪、李艳婷、王波。

我向老田说明来意,老田非常高兴。他说:“荆浩的问题,我们一直想搞清楚,但一直没有搞清楚。现在我也老了,搞不动了。”我问他:“我在沁河灌区工作时,曾经听你说说过荆浩是哪个村的。你说的是哪个村呢?”他说:“我记不清了。从沁水城到土沃,半路上有个洪谷村,这洪谷村可能就是荆浩的故里。”我问:“你是听什么人说的,还是有什么根据?”田先生说:“没有什么根据,是我这样想的。因为这个村叫洪谷村,和荆浩隐居在洪谷,名字是一样的。没有什么根据。我的话不足为信。你们可以去看一看。”他又告诉我们:“山西大学的田同旭教授编了一部《沁水历代文存》,上面有关于荆浩的资料,比我们《沁水县志》的东西多。你们可以去政协和他们要一本。”他又说:“田同旭去过南阳村(在沁水土沃乡)南面的一个沟。这个沟的名字带一个‘洪’字,可能是荆浩隐居的地方。你们可以去看看,据说那里还有些传说……”

(2) 在沁水县公安局

10月26日吃过早饭,赵建忠、李琳、李波、孟金花去政协复印田同旭先生编的《沁水历代文存》中关于荆浩的资料。我和尹临洪、王波、李艳婷去公安局,想查一下南阳这个地方是否有姓荆的人家。李继红先生也配合我的工作。公安局办公室主任刘国庆接待了我们,并给土沃乡派出所所长打电话,叫他们协助我们。李继红找到公安局治安大队队长侯必强。侯队长给南阳村村长打电话,问南阳是否有姓荆的。电话中回答说:“南阳的后边有一家姓荆的,人家早就搬走了!”听到这样的话,我觉得有门儿。这家可能就是荆浩的后代,但是搬到什么地方了呢?到什么地方去找呢?是否保存下家谱呢?我想到了一连串问题。

(3) 去土沃乡南阳村考察

从公安局出来,我们租了一辆车去土沃。路上我问司机:“你知道不知道洪谷村在什么地方?”他说:“不知道。”我说:“田文高说就在沁水和土沃之间的半路上。”他说:“没有什么洪谷村!”他把从沁水城到土沃沿途的村庄给我数了一遍,说:“就是这些村,没有什么洪谷村!”

到了土沃派出所,我又问是否有洪谷村?派出所的同志也说没有。

① 和赵育杰闲谈

到了南阳,见到村长。村长马上去给我们找人。我们在大门外闲谈等人的时候,过来一位五十来岁的中年人,叫赵育杰。尹临洪贸然地问他:“你知道不知道有个叫荆浩的画家?”他说:“噢,荆浩吧,就在后沟住哩(当地人把南阳村西南面的红河谷叫寺沟,也称作后沟),有房子,传说荆浩在那里住过。”尹临洪问:“你是听谁说的?”他说:“听我老丈人说的。”尹临洪问:“你老丈人还在吗?”赵育杰说:“不在了,死了。”(后来找人座谈时我问到赵育杰的老丈人叫什么名字,村支部书记杨锁龙说:“他老丈人叫王文斌。”我问:“他是什么时候死的?”王佐信专门去问了一下,回来说:“七十五岁死的,死了十五年。”这样计算下来应该是1990年去世的。)

② 在村长家的座谈会

这时,村长已经给我们召集好了人,座谈会正式开始。

时间:2005年10月26日11时—13时。

地点:村长王社群家。

参加座谈会人员:南阳村支部书记杨锁龙(49岁)、村长王社群(44岁)、村民王佐信(72岁)、王鑫荣(60岁)、出租车司机梁建军(36岁)、袁有根、尹临洪、赵建忠、李艳婷、李琳、王波、李波、孟金花。

我先谈了谈我们的来意,请他们谈谈他们所知道的有关荆浩的情况。

杨锁龙说:“我前几年当干部时,我们村有两个人搜集南阳资料,其中搜集到了荆浩。”

我问:“那两个人叫什么名字?”

杨答:“一个叫王鑫荣,一个叫王瑞玉。王瑞玉已经去世。”(王鑫荣即参加座谈会的王鑫荣。杨说这话的时候,王鑫荣尚未到场)

我请坐在我旁边的王佐信老人谈谈。王佐信老人说:“荆浩,传说在那后

边(指南阳西南方向的红河谷)住的有个大画家。”

我问：“你是听谁说的？”

王答：“听后面那个庄的人说的。”

问：“那个庄叫什么庄？”

答：“叫实和庄。”

问：“具体是听谁说的？”

答：“听王洪礼、王洪芳说的。”

问：“是什么时候听他们说的。”

答：“是四几年(指 1940 年至 1949 年间)听他们说的。”(2006 年 9 月 15 日王佐信更正了这个时间,说是六几年)

这时王鑫荣已进来。我请王鑫荣谈谈。

王鑫荣说：“要让我说,我就从头说说。南阳后面实和庄这条沟叫寺沟,因为有个青禅寺而得名。当时这里大小自然庄七十余个^①,人口上万人。青禅寺边有一条小河,河水清澈,因此又叫清河谷。后来为什么叫成红河谷呢?是因为这里遭了一次大劫难。这里是一条交通要道。古时候,青禅寺的香火很旺,寺里有一百多和尚,几十匹马。后来那里的住持犯朝了,朝廷派兵到这里搞了次大屠杀,把青禅寺的和尚都杀了。当地的老百姓也受到牵连,被杀了无数。当时荆浩还小,躲在荆条丛里算是保住了性命。其实,荆浩并不姓‘荆’,而是姓‘靳’,因为他是躲在荆条丛中才得以活命,就把他的姓改成了‘荆’。后来,荆浩搬走了,传说他搬到河南了。”

问：“这个故事,你是听谁说的?”

王鑫荣回答说：“是听我爷爷说的。小时我们家就在青禅寺后边二三里的地方。我爷爷经常讲这个故事。这次犯朝,青禅寺就再也没有恢复起来,乾隆年间修了一部分。到我记事时候,那里只留下一口大钟,一个塔,两孔窑洞和一座房子。那个塔有二三十米高。那个大钟,四个人坐在下面打牌,谁也不挨谁。那个钟,抗日战争时打烂了,做了手榴弹。塔是 1958 年上面修房,拆了。现在青禅寺只剩下两孔窑和一座房子。”

^① 七十余个——张文君先生在《荆浩的生平》一文中说红河谷有“大小村庄三十余个”,而王鑫荣说红河谷里有自然庄七十余个。看来王鑫荣可能有点夸张,张文君的说法较接近实际。